

王  
蘊  
智  
著

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探索  
同原分  
現象探  
索

于  
安  
瀾  
題

于安瀾



(吉)新登字 01 号

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

王蕴智 著

王景海 责任编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乡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0000 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06-02468-8

I·116 定价:22.00 元

古風一首贈蘊智

許昌名郡千年史 至今尚多名賢里  
自古人才冠中州 十載更喜得王子  
家奉詩禮旧門庭 伯叔任教學院裏  
君自慈角即向學 尤愛陳編讀奇字  
當年奉授司碩衡 論著精邃譽耆美  
更思遠道作壯遊 希適長公渡遼水  
思翁大師遠降長 衣鉢新傳多名士  
轉益多師眼界濶 千里驍足從此起

于安瀾

元月十三日



注：1991年新年之際，作者在吉林大學準備學位論文，九旬高齡的于安瀾先生親題寄此詩札，殷殷勉勵作者。

## 內 容 提 要

以殷周古文字材料為整理對象的同源字研究迄今尚存在着學術空白，本書在這方面進行了理論與實踐上的初步探索。全書共分六節。第一節先就同源字的名實問題做了理論探討，認為同源詞屬於詞義系統的問題，而同源字則屬於字形系統的問題。第二節對殷周古文同源母體之特征及分化途徑進行了總結，並宏觀整理出具有分化意義的同源字三百余組。

在理論探索與同源字全面整理的基礎上，第三節首先對“毓”、“后”兩組字進行了分析考辨，考察得出了“毓”、“后”古音近同，用法上有一定瓜葛，字形却並不同源的結論。根據其音變綫索，並結合大量有關材料的綜合論證，作者揭示出古牙喉音向舌齒音流變的一組公式。這一系列認識是作者將古文字研究與古音研究建立橫向聯系的結果。

在本書后面的三節中，作者還分別對六組字進行了同源考釋。這裡堅持了形音義互求的原則，即微觀上對文字形體尋端竟委，並對在特定語言環境限制之下的同源字、詞進行音義考察，從而梳理出文字、詞義、讀音三者間的相互關係及其分化綫索。這不僅為今后的同源字研究別開了蹊徑，還把所揭示的問題和文字滋化現象綜合滲透到了古文字釋讀、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等專門領域，為民族文化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嘗試。

## Abstract

This book includes six parts. Part 1 discusses theoretically the name and existence of mutual-origin characters. The mutual-origin words belong to the word sense system, whereas the mutual-origin characters are the questions of the character structure. Part 2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body of Yin-Zhou's mutual-origin characters and the way of its divergence, and organizes in a macroscopic way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groups of mutual-origin characters which have the sense of divergence.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inquiry and overall arrangement of the mutual-origin character, part 3 analyses and examines two groups of characters, Yu(毓) and Hou(后). Basing the arguments on the shap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ir usag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Yu and Hou groups were phonetically closely related. Their usage was similar, but graphically they developed from different origins. With the help of phonetic clues and the support of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lated evidence,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a set of phonological rules which explain the change of velars into blade-alveolars and dentals, and subsequently the phonetic connection between Yu and Hou. These understandings about ancient sound changes are obtained from close study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paleography and the ancient phonology.

In the last three parts, the author also verifies the six groups of characters. The study is totally consistent with inalien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nity-shape,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s. This makes the research precise and states what has not been expressed. And this not only opens up a new way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mutual-origin characters, but also applies comprehensively the possibly-revealed questions and the clues of the characters derivation to annotation, history, documentation, linguistics and some other special fields.

## 目 錄

|        |                       |
|--------|-----------------------|
| ( 1 )  | 姚孝遂序                  |
| ( 5 )  | 緒論                    |
| ( 12 ) | 第一節 同源字問題探論           |
| ( 12 ) | 一 同源字正名               |
| ( 16 ) | 二 同源字、同源詞說辨           |
| ( 25 ) | 三 同源字的審音工作及方法         |
| ( 37 ) | 第二節 同源字的分化途徑<br>及歸類整理 |
| ( 37 ) | 一 關於字形整理的基本認識         |
| ( 44 ) | 二 追加偏旁而分化             |
| ( 50 ) | 三 借形變體而分化             |
| ( 56 ) | 四 利用異體而分化             |
| ( 63 ) | 第三節 毓、后攷辨<br>同源字釋析之一  |
| ( 63 ) | 一 引言                  |
| ( 66 ) | 二 毓組同源字之攷察            |
| ( 73 ) | 三 后組同源字之攷察            |
| ( 85 ) | 四 毓、后古音源流攷            |

|       |                |
|-------|----------------|
| (110) | 第四節 牙舌音流變      |
|       | 同源字釋析之二        |
| (110) | 一 釋章、郭、墉、膏     |
| (127) | 二 釋齒、益、易       |
| (148) | 第五節 牙齒音流變      |
|       | 同源字釋析之三        |
| (148) | 一 釋𦣻、幽、茲、茲、幺、玄 |
| (160) | 二 釋子、孑、子、好、孔、已 |
| (180) | 第六節 舌齒音流變      |
|       | 同源字釋析之四        |
| (180) | 一 釋冊、典、敗       |
| (201) | 二 釋絳、肄、肆       |
| (218) | 餘論             |
| (225) | 附錄 上古聲韻系統表(暫擬) |
| (229) | 後記             |

## 序

許慎在其《說文解字叙》中曾經非常明確地指出：“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這是在普遍地研究和掌握了文字形體結構及其發展演變規律之後，許慎所作出的非常精闢而又富於科學性的總結。

中國的漢字，就其最初的來源而言，主要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客觀事物的圖象。在此基礎上，將這些客觀事物的圖象進行符號化的改造，形成若干基本的形體，作為用於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此後再逐步將基本文字符號形體加以組合，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字符號體系。

文字形體的發展，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數量由少到多的過程。中國的漢字，最初是大量採用同音通假的手段，以少量的文字符號來記錄紛紜復雜的語言的。當人們意識到通假的方法會帶來辭義不夠明確，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誤差等弊端之後，就通過將基本形體加以組合的方法，即所謂“形聲相益”的方法，產生更多的新的文字形體，盡可能地用不同的文字形體來表達不同的辭義，以滿足記錄語言的需要。這一發展變化過程，就是文字孳乳分化的過程。



以“又”字為例。《說文》：“又，手也，象形。”“又”本象手形，但甲骨文未見用“又”為“手”之例。在甲骨文中“又”多用為再又之“又”，用為有無之“有”，用為左右之“右”，用為佑助之“佑”，用為侑祭之“侑”等等。“有”、“右”、“有”、“侑”等形體在甲骨文中是沒有的，它們都是後來從“又”這一基本形體與其他基本形體加以組合而分化出來的。這些形體之間的關係就稱之為孳乳分化關係，“又”字是這些文字形體共同的“源”。

王蘊智同志在這部著作中，廣泛地蒐集了古文字有關同源分化的資料，並選擇其中較為疑難的部份，深入分析其形體結構在演變過程中的差異和聯係，進而論證其同源關係和分化特徵。這其中有很多見解富有開拓意義，同時也對傳統的觀念和論斷產生了沖擊力。值得重視的是，作者對語言和文字的相互關係以及漢語早期語音在其演變過程中的音理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

文字是用以記錄語言的，文字和語言之間必須保持相互對應的、也就是同步的關係，而文字祇有發展到以形表音的階段纔有可能完善地記錄語言。原始的表意文字是不成熟的文字，是不可能完善地記錄語言的。文字若沒有固定的、與所記詞之間完全一致的讀音，就不可能非常準確地再現語言，從而也不能實現語言和文字之間的相互交換。這樣，文字記錄語言的功能就必然存在着局限。

語言和文字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些變異。語言和文字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變異和統一的不斷循環過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從變異現象中找出相互之間的聯係，並從理論上說明其變異的原委。變異了的文字形體結構以及變異了的語音，我們都可以根據已有的資料分析其源流，掌握其演化過程。

《說文》關於文字形體結構的分析，凡是有商周古文字資料相印證者，其絕大多數結論都是不可靠或是不準確的。至於語音，目前已經總結的上古音系，所根據的祇是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的有關資料。這一音系是否適應於商周時期，還是一個尚有待解決的問題。

作者通過大量的古文字資料中的同源分化現象，指明了字與字的形體既然存在源承關係，那麼其語音一般來說也必然相關。如何從其後來的變異中求其原本的同一，是一個艱難而又十分有意義的探索過程。這不僅需要具備從微觀到宏觀的駕馭整理原始資料的綜合實力，更需要有勇氣打破原有傳統觀念的束縛，後者是任何學科要求取得發展所不可避免的。

作者所提出的腭化音的問題，是對語音變化現象根據音理所作出的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科學工作的任務，就是在於對一切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進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解釋。我們深信，蘆智同志根據大量的古文字形體結構的同源分化資料，在深入系統地

分析和整理之後，進而從音理的角度探索上古語音變異的原委，是一項頗富創造性的研究工作。這一工作無疑為探討上古漢語語言及文字的諸多疑難問題，開闢了新的途徑，提供了新的手段，也為促進古文字學的深入研究，作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

一九九五年五月姚孝遂序於長春

## 緒 論

所謂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是指那些在殷周時期已經形成的諸種同源母體，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孳生演化情況。由不同字源孳化出來的一組組同源字，各含有它們的同源母體及其可以係聯的派生體，具備一定的分化特徵和演變途徑。出於發展上的延續性和系統性，早期的同源分化字大都為許慎《說文》所稽收，其中不少是後世的常用字。因年代久遠，古文書寫材料受限，加之秦漢之世文字的方块隸化，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痕跡日漸湮沒。這使得包括《說文》這樣最早研究漢字本形本音本義的專書，也沒有充分對同源字形溯端竟委、解釋明白。

在從河南大學于海晏安瀾師學習《說文》和古文字期間，筆者曾於一九八五年所作讀書筆記基礎上試編有《〈說文解字〉形義源流辨析表》諸種，其中即歸納了一批同源字。此後本人又於一九八八年入吉林大學攻博，其間再經姚孝遂師悉心指導，遂將有關同源字的材料補充修正，局部展開，整理成博士學位論文的形式，今又承蒙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厚愛和幫助，將該文正式照排付梓。本文着重通過整理殷周古文字中的同源分化資料，旨在探討並揭示一些成熟較早的同

源字母體以及其派生體在發展過程中的分化軌跡。

由此言之，拙著的主要任務在於系統審理文字之間的親緣關係，這裡探討的實質內容應是以字形為繩係對象的同源字或者說是字源。然而學術界也每用同源字這一術語，其基本內涵則與本文要旨不類。為了從理論上加以澄清，謹特在本文首節先就同源字之概念進行正名，以申述我們的意見。以字形為綫索的同源字研究，以往雖有不少學者潛心創獲，但迄今比較系統的專論尚屬鮮見。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學術問題還沒有固定的說法，尚值得深入研究，故拙著姑且名之曰“探索”。

姚孝遂師在闡述我國古文字的形體結構特徵及其發展規律時曾經指出：“文字是約定俗成的產物，具有極其廣泛的社會性。文字形體的發展演變過程，是一個不斷孳乳分化、同時又不斷規範化的過程”。“文字祇有在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才能逐步完成其規範化的改造。”<sup>①</sup>縱觀漢字發展史，文字符號的孳乳分化、優勝劣汰現象時有發生，而在漢字開始成熟的殷周時期，其同源分化現象尤為突出。對早期的同源字進行整理與研究，有助於加強我們對古文字及漢字符號系統的全面把握和深入認識，並可為有關學科提供更多

---

①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研討會論文，1988年。

的借鑒材料。

分析整理這些同源字形，可謂漢字的一種尋根活動。這不象過去小學家以《說文》部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字源學。我們是在古文字原材料研究的基礎上，從字形出發，結合辭例依據，參攷傳世古訓，爬梳搜剔，分條縷析；然後依靠文字的親緣關係排出譜系，展示其蕃衍之序列，從而獵取它們所披露出來的演化信息和貯存着的豐富內涵。

就文字符號的功能而言，漢字自殷商以來便是形、音、義相結合的三維結構體系。從現著錄的殷代文字材料看，文字符號出現的數量已經很多，①能够清晰表達比較完整的句子，完全可以通過文字的表音記詞達到與語言的同步配合。因此我們說漢字作為記詞符號系統而發揮正常的職能，至少自殷墟文化之時便已經開始。

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當是形、音、義三位一體密合無間的。當然，在殷周之立，文字系統的建立與發展都還具有一定的早期性，然而我們並不能因為文字形體的不够規範和正處在孳乳分化的高峰而忽視它的記音功能。我們不贊成一種古文字符號可以同時具備多種音義關係的觀點，這種情況即使存在，也

---

① 據筆者整理統計，殷商時代的甲金文字頭總數約達4630個（不含殘字和重文），與後立對應的可釋字形約計1150個。

是個別的，少數的，它不符合文字發展的現狀和常則。即便一種字形出現多種用法，一般也是在賦於字形一定語音形式的前提下，隨詞義引申而擴大所記根詞的義項，或者是與同音關係的詞共用一形。殷周時期那麼多假借現象之所以行得通，正在於字音和語音相契合。聲音不同的字，辭例上也就很少有機會表達相同的概念。

同源字的同根派生過程與文字符號系統的功能相一致，是在同一語音形式和同一原始形體的基礎上完成分化的。同源字組的發生與發展是約定俗成的，受語言制約的，當事人理解它們，並不斷地予以整理和規範。另一方面，文字同根派生的過程又是循序漸進的，往往存在有新老交並的過渡期，最初分化時期的內部差異又總比不上經過歷時演化之後那樣顯著。

當我們將各種零散的有關同源分化的資料進行網羅梳理之後，字形和辭例都被認為是可靠的，字音要素便成了我們研究的一個環節。我們主要遵循了形音義互求的原則，這是自乾嘉以來已被實踐證明了的符合漢字發展實際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影響漢字形體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文字記詞及作為交際工具作用的日益擴大。隨着記詞符號的音義發生變化，字面上就要求有區別於記舊詞的符號出現，於是音義之變寓於字形變化之中。治文字者若僅僅停留在文字形體的研究階段上，將字形的研究與字音的研究孤立起來，

那麼我們對文字演化規律包括對文字分化現象的規律性就不可能有深入徹底的認識。小學大師段玉裁曾有名言道：“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求，舉一可得其二。”<sup>①</sup>“學者之攷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sup>②</sup>古文字亦如此，字形、辭例、音理彼此各有聯係，其中所存在的問題都需要我們從形音義矛盾統一的辯證關係中去尋找解決的辦法。

現在的情況是，以往的古音研究較少涉獵早期的古文字材料，前輩音韻學家所構建的古音體系且未臻備，一部份文字的音變現象用現有的標準尚未說明得了。如果僅僅停滯於材料其表，被凝結於文字現象之中而又未被揭示的歷史音變條理便會繼續被湮沒。這樣當然不會有所突破，有時還會對此敏感問題采取迴避或虛無的態度。其實語音的演化亦如字形演化一樣，有規律的演化是發展的主流，一經科學論證，自有頭緒可尋。關於這一點，家師姚孝遂先生以他深湛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曾經強調指出：“到目前為止，漢語聲韻學所建立的上古音系，祇不過是戰國、秦、漢音系，可以肯定的是，商、周音系應有別於戰國、秦、漢音系。”“從商周文字的通假關係中，從文字的諧聲偏旁中以及從文字的孳乳分化的過程中，是可以找出

---

① 王念孫《廣雅疏證》段玉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一些商周音系綫索的。”<sup>①</sup>拙著正是遵照先生之囑，在伴隨着同源字整理過程的同時，也開始了對殷周古音的探索。

為了撥開障目之葉，我們充分利用了古文字中與之有關的諧聲材料，兼以傳世文獻、聲訓、一字又音以及現代漢語方言、漢藏語系親屬語言等材料作參證，開始審慎地總結早期同源字所反映出的那個時代的語音特點及若干音變條例，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那些具有分化特徵而今者讀音關係已經轉移的若干文字，古音本是相同或相近的。為了論證我們所構擬的古音系統，我們僅把整理出的部份材料，即古牙喉音聲母與舌齒音聲母相聯係的同源字形提示出來，用歸納到的音變條例對它們加以解釋。同時我們也用如爬梳字形譜系的方式，通過它們所經歷的時代座標來擬寫其讀音演變的具體情狀。這方面雖祇是言其大略，尚無十分把握，卻已嚮客觀邁出了一步，就此項工作而言，當然也充滿了嘗試的滋味。

我們的整理與研究工作還祇是初步的，遺漏與疏誤在所難免。有些同源分化現象的若干環節因材料不足而僅作推測，或暫不討論。其他方面的材料部份亦未及全面展開描述，有待於以後繼續完成這一課題。為了便於對本文所論有關古音材料的掌握，我們特把

---

① 姚孝遂：《甲骨學的開拓與應用》，《殷都學刊》，1990年第4期。